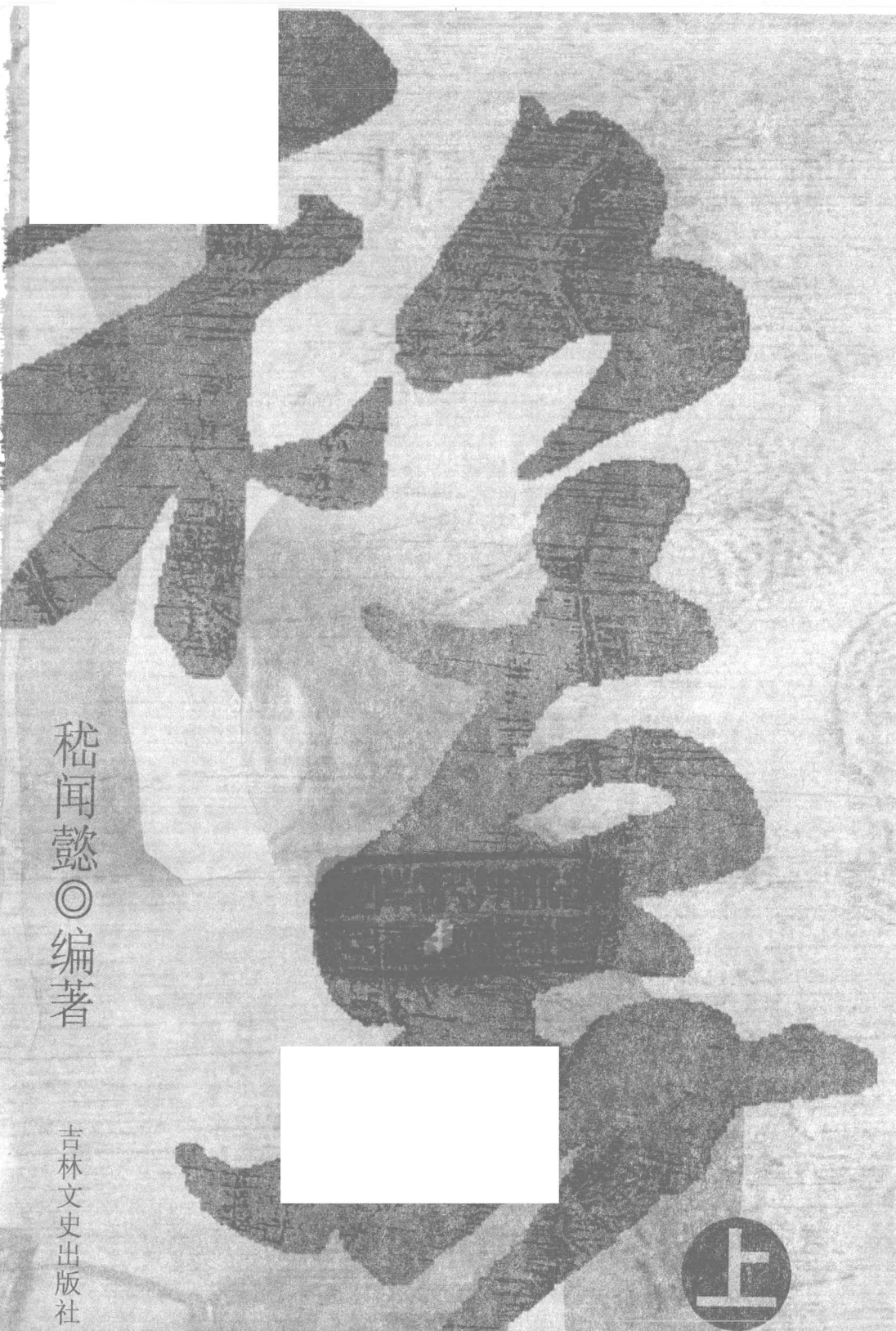


女厂长将我盘问半天后，终于说：『小金是我厂的业务员，能干极了。听说，在我厂之前，她在一个小商店当营业员，就和那男的搞上了。他妻子还去把她的头发铰了，像个男孩子样，目的是出她的丑。不过，你出她的丑，她就不搞你男人了，空话！』

上

嵇闻懿◎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嵇闻懿◎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私奔/嵇闻懿编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7 (2007. 9 重印)

ISBN 978-7-80528-036-3

I. 私... II. 嵇...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4790 号

Siber

私奔 (上卷)

嵇闻懿 编著

责任编辑: 李本达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640mm×920mm 16 开本 12.5 印张 13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988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数: 50 000—51 000 册 全套定价: 96.50 元

ISBN 978-7-80528-036-3

目 录

第一章 未婚同居者咏叹调 (1)

第一节 刘玉琴哭着说：“我别无所求！” (3)

“小刘，他不爱你，何必硬要与他结婚呢？”“他现在不爱我，是他还有情人，我都看到过一个教师和一个女会计写给他的情书。”她揩了一下哭得红桃似的双眼说，“如果我和他结了婚，我就可以将他管到，使他只爱我一个。”“如果他勉强和你结了婚，他折磨你呢？”“我不怕。我就在他家，做牛做马我也愿意……”

第二节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6)

她突然对小钟说：“我要去跳舞。”“跳舞？”小钟瞪大两眼，好半天合不上嘴。“不行！”“我偏要去！”小孙来了倔脾气。“我不准你去！”小钟站了起来。“你不准我去？好大脸面！”小孙盯着他，双颊涨得红红的，“你凭什么不准我去？我还没嫁给你，你就想管住我？不行！”“你还没嫁给我？”小钟懵了。

第三节 黄金季节的温柔缠绵，居然没有能成为合法的妻子 (9)

“看见他凄凄惶惶的样子，我真是又爱又恨。当天晚

上，我俩又同居了，我需要他啊。第二天，我俩到何琼家。看见何琼那水灵灵的乖样子，一见我就陈姐长、陈姐短的，我怎么也恨不起来。我俩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啊！她叫我让步，我该让吗？爱情本来是自私的，哪个听说爱情还讲大公无私、共产主义风格？没法，他就分别陪我俩，一个陪一天。这可难为了他呀！”

第四节 事实上的妻子和合法的妻子 (13)

“对小芳，我和她真心相爱，而且共同生活了七年，对小珍，我也是真心相爱，因为她毕竟是我的合法的妻子。现在，我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你两人都不爱我，我决无怨言，这是我自作自受。”小曹离开了两女。可这两人却谁也不愿离开他。今天小芳来看他，给他送来香烟、糖果；明天小珍来看他，给他送来书籍报刊……他哩，乐得在铁窗里过着公子般的生活。

第五节 我不认为我是第三者 (15)

女厂长将我盘问半天后，终于说：“小金是我厂的业务员，能干极了。听说，在来我厂之前，她在一个商店当营业员，就和那男的搞上了。他妻子还去把她的头发较了，像个男孩子样，目的是出她的丑。不过，你出她的丑，她就不搞你男人了？空话！”

第六节 是不谐和音，还是…… (18)

“我们十个要好的女伴中，就有五个未婚同居，至今却没有一个结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趋势。都有工作，经济独立，不受家庭的制约。双方认识后，谈得拢，亲密无间了，就同居，不必等待要去领了结婚证才过性生活。性爱还可以促进爱情，使之更加牢固么！”

第二章 人工流产 (25)

第一节 引子 (25)

那女子的下体完全裸露着，两条腿上似乎涂满了赭红色的油漆。陪我进来的老医生脱口而出：“怎么回事，出这么多血?!”我这才看清，胶结在那两条腿上的是浓浓的半干的血浆！下部缠结着大块的血团，有些已经滚落到乳胶垫布上。她的脸色灰白，由于痛苦，双眼无神，像要掉出来的两个黑泥巴团。值班医生还非常年轻，颤着手对老医生说：“这个人，刚结婚三天。”“怎么会这样?”“用手抠的……”

第二节 我和猫一样 (33)

怀孕没两天，我就完全不能吃东西，喝水也吐。无独有偶，我的猫也出现高度妊娠反应。我俩一起弓着脊背呕吐，发出非人的怪声。吐毕，各个死尸一样地躺着，肋骨条条的胸腹剧烈地抽搐。有时来不及跑进卫生间，就和猫一样喷在地上，一滩一滩的。有时连血水也呕了出来。

第三节 我不是猫 (37)

医生问：“头胎？二胎？头胎交 20 元，二胎交 10 元，去收费处盖个印，然后去人流室排队。”第一批八个，换鞋进了消毒室。主持消毒的中年护士非常像市场上体格强壮的女贩。她命令大家一起脱掉裤子，排好队轮流消毒。每轮到一个，她就问：“扒胎？放环？”放环的仅仅是清洗，流产的就剃阴毛。

第四节 原谅她们 帮助她们 (40)

从人流室出来，全身的毛孔、骨头缝都松开了，冷

风吹到没有遮盖的脸和手上，寒气直钻心底，皮肤发麻，骨头酸疼。毫无经验的我，连一块包头的围巾也没带，只好用丈夫的风雪衣包住脑袋，坐车回家。

第五节 一位婚前人流五次的妇女 (44)

从恋爱开始直到反目为仇的漫长岁月中，女主角为男主角五次怀孕，五次人流。甚至在男主角已经对女主角产生厌烦之情，根本不想同她结婚的时候，还拿女方泄欲……他们相爱一场，简直就是为了谋害他们的五个孩子！

第六节 又一位人流五次的妇女 (47)

珍从空荡荡的病房里出来，却看见在舞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对舞伴。卢在舞到极乐的当头，被珍当众摔了两巴掌。卢恼怒至极，立即回以老拳：“不要脸的女人，去死吧！大海没盖，去跳吧！”元旦夜，珍在极度痛苦中来到卢家，却被卢骂成“疯子”，推出门外。珍绝望地登上五层楼，向下纵身一跳……

第七节 继续举起反封建的旗帜 (50)

妇女的没有地位，造成了男性的专权，他们在电影里、小说里拼命塑造那些在穷得家徒四壁的屋子里苦挣苦熬、拖儿带女、破衣烂衫、守节守身、为公婆儿孙牺牲自己一切的女性形象，他们需要的时候，女人就代表情欲，在他们演讲的时候，女人就代表道德，结果塑造了占女性人数很大一部分的毫无女性特征的，没有生活乐趣、爱好，甚至没有性欲的，像男人一样的粗糙女性。

第三章 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 (55)

第一节 骚乱的青春 (57)

一位精灵的女同学说：“不，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

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感情世界。我们一个年级 200 个人。毛估估，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是进入双双对对的朋友关系，就是相互间认了阿哥、阿妹、阿姐、阿弟。剩下的‘单干户’反倒有一种压力，‘不受赏识’！”“怎么？老师不干预你们吗？”我大为惊愕。师大附中是重点里的重点，想不到这些少男少女们竟有这么一张又紧张又逍遥，又枯燥又活跃的日程表。“好多老师很‘开明’，只要不招摇，学习成绩不往下掉，就眼开眼闭，不大管你。”

第二节 《失踪的女中学生》和“不受欢迎的人” …………… (65)

14 岁的女孩子，怀孕九个月了，妈妈跟她睡在一张床上竟毫无知觉。一天，体操课“垫上运动”她连个跟头也翻不过去。体育老师是女的，发觉“情况异常”，就去问班主任。班主任也是女同胞，心急火燎地把女孩找去了。“我大肚皮了，”女孩子说得很平静，无所顾忌。

第三节 为什么都不能容我们？ …………… (82)

她一早，就去找一个姓许的女同学还钱，并问道：“假设一个人死掉，人家会记牢伊多长辰光？大概很快就会忘记光了？”小许也没在意，“这不大会吧。”中午，又郑重其事地把一个跟她比较要好的男同学叫开来问他：“我假使死了，你还会记得我了吗？”夜里，她狠下心肠，用剃须刀割断动脉自杀，割了十二刀。

第四章 啊，中国的恋爱角 …………… (104)

第一节 恋爱角见闻 …………… (105)

一位衣着时髦，体态丰满的年轻姑娘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小伙子围上了。“今个好不容易飞来一只凤凰，机会不可错过！”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一边往里挤，一边大

声嚷嚷。“你们这么多人，让我和谁谈呵？”被围的“凤凰”大大咧咧地笑着，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机会均等，叫谁走也不合适！”戴眼镜的小伙子挤到了姑娘对面，“要不，采取淘汰制，说说你的条件，不符合条件的一边稍息！”“身高1.75米以上！”姑娘开价了……

第二节 恋爱角辐射 (112)

“丁铃铃！”妇女刊物编辑部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编辑拿起听筒，此时，她的脸上尚带有一丝恬静的微笑。可是当她亲切地“喂”了一声后，脸上的笑容凝固了，话筒里传出一位男士暴躁甚至近乎凶狠的声音：“杂志吗？对你们侵犯公民权的做法我们严正抗议，由此产生的后果你们要负完全责任……”

第三节 恋爱角评说 (119)

美国记者在翻译的陪同下，正对涉足这里的男女同胞进行采访。乘他采访的间隙，我提出一个问题：“美国有没有这样的恋爱角？”这位大鼻子的外国同行双手一摊：“有，很多很多！不过，不叫这个名称。闹市区的餐厅、酒吧昼夜开放，青年男女，尽管萍水相逢，却能一见如故。小伙子端着酒杯向姑娘走去，一声‘哈罗！’两个人便坐在了一起。”

第五章 阴阳大裂变 (126)

第一节 新世纪里终于崩开的一条“性沟” (132)

火车在远处鸣叫，四周静寂无人，这世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她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与其让别人来结束这痛苦，还不如自己结束的好。那头野兽不就扔过来一根麻绳：“想死还不容易！”结婚刚两个月，他就找碴儿说

她桌子地板没擦干净，把她按在地上剥光衣裳一顿毒打。婚后第一个除夕夜，她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他却拖起来就是一顿暴打。他就这么越打越上瘾，越打越狠毒，直到后来竟专打她的下身，打完了还要发泄兽欲……

第二节 一个数百年死而不僵的幽灵 …………… (148)

八月末的一天，他们终于在加格达奇北山公园的一个僻静处摊牌了。“北京那个小姑娘知道我们的关系吗？”“不知道。”“你能永远保住这个秘密吗？”“只要你不说，她就永远不会知道。”“那我们的夫妻关系怎么处理？”“我这次来，就是想同你正式离婚！”“原来如此。那好，我要去人民大学告你！”这头早有准备的野兽突然扑上去，用钢丝钳疯狂猛击卢培英的头颅。他杀死她后，又剥开她的衣裤，暴戾地毁坏她的尸体，制造了一个强奸杀人的假现场，然后连夜赶回北京去了。那位已经被他哄得昏昏然的女研究生，还在北京等着他中秋之夜到圆明园赏月去呢。

第三节 新泪与旧怨织成的秦香莲古幡 …………… (159)

在街道办事处院内一间挂着“人民法庭”牌子的破屋里，秋忠友坐在那儿就像一个极谨慎的门房传达。这位断了二十多年市井杂案的“老审判”，一听说我来了解陶海南、醋桂兰离婚案，就皱起眉头：“这事老有人来问，真烦人！”但说着还是去抽屉里摸索，翻出一个笔记本来。

第四节 当代铡美案——秦香莲“新种”剖析 …………… (169)

杨秀兰比余崇礼大三岁，结婚后黏黏糊糊地挺恩爱。自打余考上钢院研究生，杨秀兰就像犯了病似的，总怕

他嫌乎自己岁数大，没了姑娘时的姿色，就拼命打扮，据说牛仔裤和蛤蟆镜她在三院是打头炮的。可偏偏余崇礼顶瞧不上这套把戏，说她：“有功夫你学点外语好不好？”他越这么说，杨秀兰就越觉得他是瞧不起她，整个拧了劲儿了！有一回夜里吵起来，杨秀兰左右开弓打了他十几个嘴巴，抓了他的睾丸恨恨地说：“我得不到你，也得把你毁了！”

第一章 未婚同居者咏叹调

我情愿熬过
烦恼的生涯，
抛弃那许多
欢乐的年华。

——歌 德——

爱情，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课题。从人类诞生的那天一起，它就如同穿衣、吃饭一样，随之而来。一个正常人，也许是不能缺少爱情的。——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男子不钟情？

如今，爱情伴随着人类从幼年走到了壮年。一部人类的成长史，也就是一部爱情的发展史。在金字塔边，在复活节岛上，在喜马拉雅山麓，在刚果河流域，无不可以见到一代代的人们用各种符号、图案记录、表述的爱情。

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就塑造了一个永葆青春的爱神：

长生不死的众神中，
最美的要数埃罗斯。
他甜蜜蜜、懒洋洋，
他征服了众神和凡人的灵魂，

使他们统统丧失了理智。

比赫西俄德稍晚一点的他的同胞、杰出的女抒情诗人则更加直言不讳，唱出了燃烧在胸中的歌：

妈呀，亲爱的妈呀！
我哪里有心织布，
我已经充满了
对那个人的爱慕。

洋人这样倾注爱情，对它不可遏制地渴求。也许，我们温柔敦厚的东方民族，简言之，我们礼仪之邦的华夏人氏不会这样吧？

非也！

距今2 500年前问世的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三百篇里，首篇便是：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古往今来，不管是希腊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菲律宾人，就这样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地描写、歌颂、探讨与人们、与社会，乃至与每一个作者、歌者息息相关的爱情，千百年不衰。

这个复杂而简单的课题呀，谁又一句话说得清？

从原始社会，男女群居而苟合，进化、发展到当今，两个男女相识后，恋爱——履行结婚手续——共同生活——生孩子。也

许，这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被教科书推崇的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正常的婚恋途径，亦是凡要婚恋成家的男女们所应遵循的婚姻道德。但是，仔细考查一下当今的中国社会，在五颜六色的生活的海洋里，一年年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竟把“未婚而同居”这个有点令人谈虎色变的题目摆到了人们面前，使社会目眩。

未婚同居者既没有在头上贴未婚同居的标签，也没有向亲友、同事、社会宣布自己未婚同居，和未婚、已婚的男女一样的上班、下班，一样的打牌、跳舞，一样的聊天、逛马路，一样的打发日子……似也相安无事。不过，同居者一旦发生矛盾，就没有任何法律可约束任何一方，双方如果不理智地解决（也许男方总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女方只有去找她们的娘家——妇联了。借妇联的力量，借道德法庭来解决她们在同居中遇到的烦恼和矛盾。

这是一个新课题。

公元 1986 年，西南重镇重庆。该市妇联就有将近 600 个未婚同居的女青年找上门来，要求维护她们的权益。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一节 刘玉琴哭着说：“我别无所求！”

“小刘，他不爱你，何必硬要与他结婚呢？”“他现在不爱我，是他还有情人，我都看到过一个教师和一个女会计写给他的情书。”她揩了一下哭得红桃似的双眼说，“如果我和他结了婚，我就可以将他管到，使他只爱我一个。”“如果他勉强和你结了婚，他折磨你呢？”“我不怕。我就在他家，做牛做马我也愿意……”

成渝铁路拐到朱杨溪，就伴着长江亲亲热热地切入重庆。就在那拐弯的地方，有一个既不富庶也不贫穷的村子。刘玉琴一家生活于其中。五个哥姐已经独立成家，她和三个弟妹与父母住在一起。父亲上过旧学，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每逢赶场天，总在街上给人写对联、写信，也算一方名人。随着农村落实责任制，她家的日子也日渐红火。

但她不满足。初中毕业后，挑着粪桶，扛着锄头在农村已经干到了23岁。她的同学、伙伴们不是做了父亲，就是当了妈妈。她呢？那颗心还像浮萍，没在农村扎根，灯红酒绿的大城市像磁铁般吸引着她。那里的物质文明引诱着她，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给她提亲，介绍一个个农村小伙子，她统统拒绝了：“我要找一个勤劳、朴实、体贴人的。”

这也许是当今女子挂在口头的一条不知起源于何时的择婿定律。征婚广告上不是屡见不鲜么？天知道每个背诵这个定律的人赋予它的真实内容。

话分两头。重庆电厂有一个45岁的工人，因道德败坏离婚独居。离婚的妻子怕他把分别为16岁和9岁的两个女儿教坏，接过去自己养育。社会的变革给这样一个人提供了一个舞台。他在厂里当临时工头儿，管着从刘玉琴家乡来的一百来号农民临时工。临时工头儿在临时工面前，比厂长在职工面前威风千百倍。为了不被解雇，为了得到省力赚钱的活儿，几乎人人都要讨好他。有一个要给他做媒。他顺水推舟：“农村的姑娘可以，只要没结婚。”

于是，这个临时工的妻子急如星火赶回家，四处网罗，终于网到了本章的主人公。

等了一年又一年，终于等来了好消息，美中不足的是年纪大了点。管他的哟，大电厂的工人，工龄长，工资高，铁饭碗，人家能看上山沟沟的姑娘就算是十世修行了。何况，还可以离开农村，

告别锄头、粪桶，到城里当临时工！

她来到了重庆，来到了他家，过上了夫妻生活。

天长日久，理智告诉她：主妇的地位几乎建在沙滩上，应该用法律之绳将他俩系在一起，将那沙滩换成岩石。他却不同意：“我不愿结婚，结烦了。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嘛。”

不结婚，始终成不了他的合法妻子，这个家的合法女主人。今后的财产，还有半边铁饭碗也端不着，那告别了的锄头、粪桶，那告别了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从半空中向她扑来。她睁开眼，几乎是吼道：“不行，要结婚！”

他可不是省油的灯，张合着蛤蟆眼，吐出八个字：“同居可以，结婚不行！”

于是，她告到了妇联。虽然是妇女的娘家，维护妇女的权益，但是，妇联总不可能违背法律，强迫他与她结婚呀！

她一次又一次来找妇联，又是鼻涕又是泪。这一次，恰好遇到笔者到妇联采访，就问她：“小刘，他不爱你，何必硬要与他结婚呢？”

“他现在不爱我，是他还有情人，我都看到过一个教师和一个女会计写给他的情书。”她揩了一下哭得红桃似的双眼说，“如果我和他结了婚，我就可以将他管到，使他只爱我一个。”

她蜡黄而浮肿的双颊上飞起一丝红云。确切地说，她并不漂亮，圆盘脸，有点凸出的嘴唇，粗壮的身材，如果不告诉你她的真实年龄，谁也会把她当成30开外的妇女。看来同居后不结婚给她的身心打击太大了。

“如果他勉强和你结了婚，他折磨你呢？”

“我不怕。我自个儿回家乡当农民，反正我是他的妻子。要不，我就在他家，做牛做马我也愿意……”

我的心震了一下，是什么力量驱使她要这样？是工人、铁饭碗？还是传统的婚姻观念，要跟着夺取了自己贞操的人一辈子？

如果是后者，既然把贞操看得重于泰山，那为什么一见他的面就视贞操如鸿毛，轻易相送？也许，骨子里还是那“当工人的妻子”在作祟吧？遗憾的是贞操既不是锁链，也不是迷魂汤，到头来鸡飞蛋打一场空。

妇联的小沈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些女青年呀，没有看到自己的价值，想靠结婚来依附于男人。从我们掌握的数字看，这种情况要占未婚同居者的 23%。”

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就女青年个人来讲，都想有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城市的一些女青年总是这样幻想：除了丈夫长得帅外，还要事业心强，工作好，家庭有靠山；一些农村女青年则是梦寐以求找一个端铁饭碗的丈夫。在她们的思想里既有自由恋爱的新潮思想，又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婚姻基因。于是，走来一个个既敢于同居，达不到目的的又哭哭啼啼地找妇联的刘玉琴、张玉琴……

这是一个悲剧。怪谁呢？

第二节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她突然对小钟说：“我要去跳舞。”“跳舞？”小钟瞪大两眼，好半天合不上嘴。“不行！”“我偏要去！”小孙来了倔脾气。“我不准你去！”小钟站了起来。“你不准我去？好大脸面！”小孙盯着他，双颊涨得红红的，“你凭什么不准我去？我还没嫁给你，你就想管住我？不行！”“你还没嫁给我？”小钟懵了。
